

寻觅年味 留住乡愁

把过年的风景带给明天

严 冰

乡愁是空间的,比如对一座城、一条街的记忆;乡愁也是时间的,比如对一个节日、一个时代的回忆。过年,总是勾起我们对美好时光的深情缅怀、对故土亲人的深切思念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过年的时候,总是想到这句话。又快过年了,我想起了最早给我带来年味的姥姥、姥爷,年味就藏在,和姥姥、姥爷一起过年的平凡而又温暖的细节和瞬间里。

小时候,我随父母在外地生活,过年前,一放寒假,我就要赶回北京的姥姥、姥爷家。姥姥、姥爷就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胡同里,古风

象台下。我一进房门,立即给老人带来无限的欢喜,姥姥布满皱纹的脸上漾满笑意。

意,欢天喜地地忙碌起来,为我准备吃的、睡的;姥爷叫着我的小名,笑眯眯地夸我长高了,长俊了。过年是改善伙食的时候,

我爱吃的黄花鱼,姥姥、姥爷早就准备好了。

好

过年,要是赶上个下雪天,那就更热闹了。打雪仗、堆雪人,拉着冰车在雪地里跑。卖糖葫芦的叫卖声,和“磨剪子嘞戗菜刀”的吆喝声,汇聚成浓浓的胡同里的烟火记忆。胡同里的年味,总是和姥姥、姥爷的亲情联系在一起的。

过年的热闹,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,在当晚最后一轮鞭炮、烟花中,凝成历史的记忆,然后,再期盼来年,新的热闹、喜庆和幸福。

过完年,我就要离开姥姥、姥爷,返回父母工作的城市。离别的时刻,总是在火车站。我在车厢里,姥姥在站台上,寒风吹起姥姥的灰色头巾,姥姥用含泪的眼,目送列车消失在远方。从离别的时刻起,我就盼望着,下一个年,早点到来,早点和姥姥、姥爷团聚。过年的团聚与别离,总是这样牵动人们的情感。

幸福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。在后来的人生岁月里,姥姥、姥爷的爱一直陪伴着我,让我不论身处何种境遇,始终坚信人性的善良和人生的美好。

没有人能够回到昨天,文字却能记住昨天,并把昨天的风景带给明天,让我们把儿时美好的过年风景诉诸文字,留在版面,带给明天吧。

年货大集 迭代升级

潘旭涛

在我的家乡山东烟台,赶大集就像过年的开场锣鼓。这个“锣鼓”一响,年就到了,年味儿就浓了。

作为一名80后,我的过年记忆里装满了年货大集的场景:大集上摊位林立,对联、福字高高挂起,面鱼、油条炸得香气浓郁,年糕冒着热气,海鲜泛着光泽,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……

孩子们拽着大人的衣角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零食糖果。遇到家长不给买的东西,就在摊位前不肯挪步,软磨硬泡。赶上这过年的喜庆劲儿,家长一般会慷慨解囊。

从我小时候到现在,年货大集一直在迭代升级。一个明显变化是,商品种类不断增多。这些年,许多进口年货也开始赶大集了。俄罗斯巧克力、澳大利亚金枪鱼、摩尔多瓦红酒……琳琅满目的“洋年货”带来别样年味儿。

有的年货大集从露天搬到了室内,有的还增设了“氛围组”——秧歌、舞狮等民俗表演。听家里人说,前几天开市的年货大集上还出现了机器人舞狮表演。

这几年,即时配送“春节不打烊”,按理说,人们无需再逛大集、囤年货了。而事实是,年货大集日益红火。如今赶大集已经变成了可购、可玩、可赏、可游的过年新体验。年货大集通过非遗展演、文创展示、民俗互动等多种方式,营造出沉浸式年味儿场景,引发消费者情感共鸣。每年的年货大集,唤醒了许多人的记忆,也在创造新的记忆。

过年,从姥爷生日开始

刘少华

儿时的春节,是从腊月二十二开始的。这既不是小年,也不是什么传统节日,是姥爷的生日。

姥爷大我近70岁,所以我很小的时候,他就是白胡子老头了,总是一尘不染、笑容满面。腊月二十二那天往往正好放寒假,结束一学期的学业,奔赴姥爷的生日宴和自此开启的春节,是萦绕在记忆中的少年岁月。

春节后去姥爷家拜年,父亲忙到饭点才来,母亲自己带着我们走到1.5公里外的娘家。我们村矮,他们村高,得爬一个小山岭。远是不远,可要越过一条河、爬上一座岭,还真是感到翻山越岭。

每一次,远远地就能看到岭上有个老人站在

那里。是姥爷。我们来给他拜年,他迎出一半路程。爬那座岭时,大家是此起彼伏地喊着“姥爷”蹦上去的。一张全是褶皱的笑脸,一句天寒天暖,带孩子们共赴一桌团圆饭。

姥爷没多大能耐,一双巧手只会劈柴做饭,喂养了一大家子人。在亲人相聚的时刻,他本该是聚会的中心,却往往是“服务员”——这天一大早,他开始烧炉子、备菜,到中午前去岭上接我们一家人,回来继续忙里忙外,直到吃饭时,在全家人起哄声中挤到主位,也不怎么说话,就是笑嘻嘻地看我们聊天。

人际更替,沧海桑田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每到过年,每逢团圆,又怎么能不想念那矮矮的山岭上,始终在等待的老人。

每一次,远远地就能看到岭上有个老人站在

龙灯舞出幸福来

叶晓楠

我在南方一座县长大,小的时候,每到过年,常常盼着去看舞龙灯。从春节开始,一直到元宵节,各式各样的龙灯穿行于乡间小道,场面非常壮观。

龙灯有很多种,我见得多的是“板凳龙”。龙灯由龙头、龙身、龙尾三部分组成,龙头多用竹篾编扎,外面装饰有彩纸,龙尾饰有龙爪,尾翼略翘,龙身则是由一条条长形板凳连接而成,每个板凳上扎上几个花灯,花灯内点蜡烛或安置照明灯,灯上装饰着人物、山水、鱼龙、鸟兽等图案为主,栩栩如生。

舞龙灯的时候,村民将板凳首尾相连,一凳一灯,串联成一条可达数十米甚至百余米的“板凳龙”。舞灯之夜,锣鼓开道,小伙子们扛起这条“光之龙”,好似一条长长的火

龙,或走村串巷,或在空旷的场地上来回旋转,浩浩荡荡。技术高超的龙灯舞者,在或紧或慢的锣鼓声中,做出转、翻、跳、蹿等动作,翻滚盘旋,千变万化。

龙灯游到哪家,哪家便会放鞭炮迎福,常常从掌灯时分一直舞到深夜。舞龙灯的队伍还经常游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野上,一望数里,颇为壮观。小时候,我们跟着父母爬上山岗,远远望去,一条金光闪闪的“长龙”,在绿油油的红花草丛中翻滚腾挪,通透发亮,观之美丽无比。

舞龙灯有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日子越过越红火的美好寓意。对我而言,它不仅是一项古老的民俗,更是一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新年逛街买新衣

李 贞

春节临近,家里老人打视频电话时问:“给孩子买新衣服了没?”我愧愧地“哎呀”一声,还真忘了!

现在的孩子不缺衣服,线上线下购物又如此便利,所以我常忽略了年前给小孩子准备新衣的传统。但在老人心里,这依然是春节前必须张罗的一件事。它意味着喜庆的年味儿,是一家老小快乐过节的序曲之一。我自己小时候,最盼望的不就是这个时刻吗?

黑龙江哈尔滨有大量的地下商场,成为那座东北城市的一种特色商业形态。从严冬的风雪中,走进热烘烘的地下商场,摘掉帽子手套,解开棉服的拉链,拉着家长的手,从一家挨着一家的服装摊位逛过去——这便是我儿时新年逛街买新衣的场景。

卖时装的、卖童装的、卖袜子的、卖鞋的……摊位所售商品种类繁多但并不分区域。所以不论想买什么,总是要在长长的地下通道里从头到尾走个来回。每个摊主看到有顾客走来,都会大声吆喝“纯棉的”“质量贼好”“尺码都全”……有的摊位上还放个电喇叭,循环播放。顾客看中了什么,要在摊位前和卖家好一番砍价。商家再不肯让利,也起码要抹掉零头,才能让客人心满意足地把货买走。

随着城市发展变迁,如今哈尔滨的地下商场经历了焕新升级,变得更加规范整洁。而那样熙熙攘攘的地下购物街,停留在了上世纪90年代,也停在了我的回忆里。

酥脆声中迎新春

刘乐艺

我在山东济南长大,过年炸麻叶,是我儿时最期待的事情之一。

炸麻叶说简单些就是炸面片儿,口味分咸、甜两种,因外形酷似叶子,上面布满芝麻,因此得名“麻叶”。炸好的麻叶香味浓郁、口感酥脆,既是待客的点心,也是我们孩子解馋的零嘴儿。

制作麻叶,面是主角。大人们会将面粉倒在一个白底红花的大搪瓷盆里,堆成一座“小山”,在中间挖个坑并加入鸡蛋、芝麻等,若是甜口便添勺白糖,咸口则撒上细盐和花椒面。接着一遍遍揉,揉成光滑的面团,然后盖上,静静醒上一个钟头——让面筋慢慢“舒展”。

醒好的面团会被擀成薄薄的面皮,如同铺开一张泛

着麦香的宣纸。此时,刀与擀面杖便是画笔——将面皮切成一片片长菱形,中间划开一道细缝,两手捏住一端,轻轻一翻,便翻出一朵朵漂亮的“麻叶花”。刀起刀落间,案板上很快就排满了一队队“小叶子”。

油烧到六七成熟,麻叶就该下锅了。一片片“叶子”滑进油里,顿时泛起细密的油花,香气跟着热气一下子腾起来。用长筷子轻轻拨弄,眼看着它们在热油里伸展、定型,转眼的工夫,颜色就从淡黄转成金黄。捞出来时,麻叶还在滴着油,碰在一起咯吱轻响。

刚出锅的麻叶,咬一口,酥得直掉渣。那种酥脆的感觉,带着鸡蛋和芝麻的香气,瞬间便将人裹进浓浓的年味儿里。

姥姥的饺子,年的味

杨俊峰

年的脚步一近,我就想起山西老家的土坯房,更念着如今依旧硬朗的姥姥和她包的过年饺子。

包饺子更是除夕最隆重的仪式,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到了腊月二十三,姥姥就备好了白面、猪肉和白菜。灶火烧得旺旺的,锅里炖着的猪肉白菜馅咕噜冒泡,那香气能飘遍大半个巷子,馋得我们这些孩子直咽口水。姥姥的手很巧,拿起一张面皮,舀一勺馅,指尖一捏一折,一个个圆滚滚、肚鼓鼓的饺子就包好了,它们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小元宝。窗外飘着雪花,鞭炮声断断续续,屋里暖烘烘的,满是欢声笑语和饺子的香气。姥姥还会在几个饺子里包上硬币,她说谁吃到,来年就有好福气。那时候,饺子吃得格外香,因为那

是一家人团圆的味道。

如今,日子越过越红火,已是满头白发的姥姥依旧爱带着我们包饺子。只是现在,不用再提前攒着白面、省下猪肉,食材超市里应有尽有,想吃随时都能包,饺子再也不是过年的专属。现在包饺子的人也多了,添了表妹家的孩子,还有我的宝贝儿子,四世同堂的热闹里,饺子的香气未变,只是这年味儿里,多了岁月的温柔和生活的红火。

现在吃饺子,品的是亲情、是幸福。儿时与现在,变的是生活条件,不变的是姥姥的爱,是刻在心底、永远忘不掉的年味儿。

渡江,去大伯家走亲戚

叶 子

走亲戚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对于儿时的我来说,印象最为深刻、最有意思的,要数去大伯家走亲戚。

在我的家乡湖北,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省,绵延千余公里。“洪湖水,浪打浪,洪湖岸边是家乡……”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唱的即是我家——荆州洪湖市。大伯家则在长江对岸的咸宁赤壁市。

虽一江之隔,洪湖地处江汉平原,地势低平、河渠纵横,而赤壁为低山丘陵与江汉平原的接触地带,东南部有海拔500米左右的低山群。母亲最爱赤壁产的竹笋,干笋烧肉是大伯家必备的一道年菜。赤壁青砖茶也很有名,这都是我们家乡洪湖不产的。

除了食物,印象最深的是交通方式。以前,两家人互相走动,往来过江得靠汽渡通行。

无论是客运大巴,还是自家开的小轿车,到了江边,大大小小的车辆全都列队等待,等渡船靠岸后,统一由船运至对岸。这个过

程少则半小时,多则一两个小时,碰上天气不好的时候渡船还会停航。冬日气温较低,小时候的我却觉得辛苦或麻烦,只感到很新奇、很好玩,因此每次渡江去大伯家都很开心。

2021年9月,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正式通车运营。驾车行驶在双向6车道的大桥上,从洪湖到赤壁只需5分钟,真是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。于是,那些等待轮渡的时光成为了过年记忆。